

## 第二十回 風流種愛友離官 英秀童捨身救主

且說霍繼祖同馮翊到京會試，名列傳臚，馮翊與高曠、樂志彬俱是二甲，曲江會宴後，連日相會。只有高曠、邵學才更有興，不意探花又是他親兄弟。撥選時霍繼祖選江西提學副使，馮翊選浙江仁和縣知縣，高邵學選江西饒州府理刑，惟高曠與樂志彬俱在詞林中。邵才受翰林院編修，問他策中議論，與祁文新無異，俱得文武之口，龍心大悅。所以祁文新特授為四省督師，後因四省遙遠，一人難以總理，故又授邵才為四省監軍，參贊機務，與祁文新協同御倭。

旨下之日，邵才謝恩出都，帶一個書童富高，藏好寶敕，即日起行。心下思量：「未曾尋見父親。且到吳越尋到祖父，或者父親在那裡，亦未可知！」因此星夜趕程，吩咐富高：「若路上有人盤問，只說我是秀士，你稱我邵相公便了。」富高領諾。一日，來到高陵縣店家投宿，邵才偶然同富高到鎮上閒步。見一個酒店十分精雅，一個少女窈窕在外當爐。來邵才一時眼裡火起，停住了腳，凝目看著。恰好有位官員走來，你道是何人？原來是一位在朝的吏部文選司郎中。姓馬名成名，姚江人，今年才二十五歲，最愛龍陽。若是遇著姑蘇子弟，不弄他上手，死也不肯放。他這時父死丁憂在家。一年前看中了一個極美貌的小官人，乃是姚江縣里門子，心上愛慕他，就差幾個家丁將那門子誘到家來，後來知縣著人訪他，只是不肯放出。知縣說，要申詳一本，說是守制之年，豈容胡為。虧了巡撫是他同年，竭力調停，又叫各官替他解紛，那知縣礙上台份上，只得罷了。他竟就留這門子受用，愛為異寶，喚作秀郎，寸步不離。今服滿進京，便服入巾，帶了秀郎也來閒步。方到酒店門首，他的風流眼尚未看見旅店裡的佳人，卻早看見了看佳人的才子。見他風流俊雅，恰似子都再世，宋朝更生。這馬吏部一片神魂吸在三十三天去了。

來邵才只看得店中女子有趣，回轉身來恰與馬吏部打個照面。馬成名更作揖下去問道：「台兄何往？」來邵才見他飄然不凡，忙答禮道：「小弟從長安來，正要請教一言。」指一指店中道：「此內似有文君，敢與兄暫解金貂，少談片刻如何？」來邵才就同入店來。店主請到一間潔淨房中坐下，馬成名悄悄吩咐秀郎向店主說：「不拘銀數，但揀好的肴設擺來。」又吩咐道：「你可向相公管家，細細問他履歷。他若問我時，你只說姓成，是個青衿，不要說真話。」秀郎領命出去。他兩個對面坐下。馬成名問道：「台兄大號，仙鄉何處？」邵才道：「小弟姓邵，名才，維揚人氏，因探親來此，現將返舍。敢問長兄台號？」馬成名道：「弟姓馬，名成名，姚江人氏，意欲往一個舍親，幸接龍光，三生有幸。」正話之間，忽見排下許多蔬菜，一壺酒，兩副杯匙。成名起身一拱道：「旅舍莫具，略敬數杯，幸勿罪懷。」邵才道：「台駕後來，此東還應小弟為主。」成名道：「正要相聚，容日相擾。」二人言語投機，觥酬交錯，彼此量好，飲酒有意，直飲至二更，邵才起身告辭。秀郎算還了錢，就問他借盞紗燈，一齊送到邵才下處，方才相別。成名叮嚀道：「明早小弟尚欲一面，尚戴星而至，幸兄少待。」邵才唯唯。成名快快別過，恨不得一夜這就要同他睡在一起。回到寓處，怏怏相思半夜。圭方初鳴，便爬起來洗面，忙忙收拾一副鋪陳，取二百兩金錢，吩咐三個家人，先帶行囊進京，單叫秀郎拿了行囊，來到邵才店中。

邵才正在那裡淨面，看見成名進來，急忙相迎，請進坐下。見他帶了行具，卻不明白，就致謝道：「昨晚多蒙台惠，今朝正要到尊寓叩首承別，又承光顧，益增愧感。」成名笑道：「荒內草草，有褻高賢，特來形影，兼趕陪一程。」邵才道：「怎麼好勞長兄轉送？」成名道：「弟有敝相知住在維揚，趁此送兄之便，就去看他，一舉兩得。」邵才聽說同行，亦甚歡喜。當下僱了四個牲口，並轡而行。盡夜敘談，似漆投膠。凡到碼頭上，成名並不惜銀兩，廣置酒肴，羅列滿筵，連富高也受用不盡。行了半月，二人已極相知。只是邵才都是說得正經言語，成名不好插得半句邪言。雖有時飲酒或游，假作醉態，微言撩撥，怎奈邵才器度高雅，外溫而內防，隨你諺浪笑傲，終是不亂。成名夜間雖有秀郎泄火，而一心一意卻在邵才身上，不覺面貌消殘，每每歡笑之時，忽然長吁短歎。邵才意中驚駭，不知他有甚事當作此態。

一日，行至河南衛輝府。天色還早，成名懶倦，就上店歇了。邵才見他略有病恙，懶與接談，就叫富高去買些果品下酒，自己赴外閒步。成名見他兩人不在，私對秀郎道：「我的心事，諒你必曉得！」秀郎道：「老爺心事我便曉得也無用，畢竟邵相公曉得才好。」成名笑道：「你有什麼法兒使邵相公曉得？」秀郎道：「我到有個法兒在此。老爺，如公有三分病，當邵相公面便裝做八九分病起來，行路不移。那時就尋一個空房安頓見日，我便將老爺的心事說與邵相公知。他若是心軟，念老爺這病恙，或者肯屈從亦未可知；若是心硬不肯相認，索性絕他罷了。也省得老爺空害此相思痛，把人悶殺了。」成名聽了歡喜起來，抬手肩長道：「我的知心人，這話講得妙。但是你與邵相公兩情從未親洽，如何就好把我的心事對他說？不惟他不好招架，連你也難開口。不若我棄你這個身子，先去抖他幾會，得他知你有情了，然後好乘間說我心事。」秀郎面紅了一紅道：「羞人答答，叫我如何去勾引他？況且老爺心事未遂，倘他日後不肯招架，可不枉勞了秀郎身子！」成名道：「癡童子，我為那邵相公把一個天官都撥在半邊，萬一不得到手，相思病發，連他身也置之度外，何有與你？如今把你當個香餌釣一釣，若釣得他來時，你便是個功臣，我築壇拜你便了。」說罷，便要屈膝下去求他。唬得秀郎慌忙跪下攙住道：「老爺不要心慌，等我去做就是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邵才人來，隨後富高擺下果盒，來請成名入席。

成名道：「怎麼好相擾！」邵才道：「擾兄多矣，今日聊具數味，與兄清談片刻。」成名因有了秀郎這句話在，心上也十分快樂，與邵才說說笑笑。吃到八九分田地，成名自言自語道：「怎麼怎處？」邵才道：「兄有何難事？」成名道：「弟因這秀郎身子，好好身上衣服，日日要熏香物，用之物時時要揩拭。弟素愛其潔淨，外出時，用他抱足而睡。」邵才笑道：「這樣妙卷，台兄未必肯容他足之後睡。」成名也笑道：「抱足外，弟亦與用他。但一時一刻也少不得他的。近來因抱此恙，夜晚偏喜獨睡。叫他同尊使暫睡幾宿，他抵死不肯。情願著衣獨睡。弟想此炎天時刻，沒有蚊帳，如何睡得？只得容他同睡。只是甚不宜，硬添了許多病，是此意情。」邵才笑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小弟生平是個坐懷不亂的，台兄若不中心，不妨暫聽尊寵在弟牀上睡罷，待尊體寧健，再喚去便了。但兄台不放心耳！」成名笑道：「若邵兄這樣相諒，沐德多矣。」就喚秀郎吩咐道：「我為身子不快，怕人合笑，我方才已求過邵相公，你今晚可在相公牀上睡去，待我病好時，過來睡罷！」秀郎應聲「曉得」。

到了晚上，邵才上牀睡了，秀郎走到牀前，脫去衣服，便同邵才一頭睡下，身子背著邵才，就懶懶睡去。邵才摸他身上十分光潤，一陣頭髮香氣，更覺可愛，心中便按捺不住了。這邵才離家十月餘，慾火已盛，又見成名夜夜和秀郎同宿，心裏十分焦躁。

天降下這般便宜來，豈不動情麼！秀郎是為主人盡忠，有意來湊邵才，這睡法又是極便的陣勢。邵才用些功夫就弄起來。秀郎是個老在行的，一時醒來，就用起逢迎的功夫。邵才十分得意，攙定睡下。到得天亮，秀郎看住邵才微笑一笑，轉身去服侍成名起來。又行了數日，到山東青州府。邵才倒受用過秀郎數夜，兩個情意相厚。這成名因要圖邵才到手，倒舍個秀郎伴他。常對秀郎問訊，秀郎只是搖手。他性急起來，初時還是假病，然後漸是真病，來到府城歇下，發起寒熱來，一夜呻吟不絕。秀郎、邵才都嚇壞了，一夜守在牀沿，明日就請太醫來調治。太醫道：「右脈心火肝火俱熾，此乃裡鬱之病，恐非一兩劑可治，須要慢慢調理一二十日方可漸減。」取得藥來，成名又不肯吃，直到邵才親來勸他，勉強嚥下一口，隨又吐出。邵才摸他身上，如同火炭一般作熱。秀郎見主人這樣光景，掉下淚來。邵才心上亦甚作急。一來聖旨在身上任，二來因為成名待他甚厚，見這病來得甚重，恐有不測，難以為情。故此甚不心安。到第二日，仍是這樣光景，不見減些。邵才坐在牀沿上，成名就坐在牀，挽了他的手道：「小弟與兄高陵萍遇，便覺念念不忍驟別。不意無知二豎見侵，夢寐不寧，若有不幸，小弟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子，望兄念一日之誼，稍垂顧念，則弟雖死猶生矣！」說罷，呼了口氣，流下淚來。邵才也不覺流淚說道：「長兄疥癬之疾，何足介意，但寬心調理，自然痊癒。」成名遂合眼睡去。

邵才走出來，秀郎歎道：「好端端的天大富貴，沒有來由斷送在此。」邵才問道：「秀郎，你怎麼說這話哩？」秀郎欲說不說兩三次。邵才道：「癡子，我和你家相公是自家骨肉一般的，何事不可對我說！」秀郎道：「事已到此，我也不得不說了。我家相公這病，是邵相公累他的。若有不幸，到閻羅天子面前，也放不得邵相公。」邵才大驚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你快快的對我說個明白。」秀郎道：「相公若肯救他時，我便說；若不肯救他，說也沒用。」邵才道：「呆子，你相公與我這樣交情，就是要我替死也是願的。你可說來，我便依你。」秀郎道：「說來不是煩難的事。只怕說明了時，又要失言。」邵才道：「我發個大誓你聽如何？」秀郎道：「若相公肯這樣，小人方敢說出。」邵才只為一片真心靠友，便扯了秀郎到一個二郎神面前，跪下發誓：「邵才今年十六歲，今有姚江成名是長安同來此地，忽發病症，服藥無效。據小童說，這病為某，某實未知。今若秀郎說出緣故，某願效力相救，雖赴水火，亦所不辭，倘有背盟，神其用死。」發誓罷起來。本知秀郎說出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